

序

昔太史公好游，其得力于山川者深，故发而为文多有奇气。士君子穷居僻壤，狃于见闻，限以方隅，往往以不能游历为憾者，有其志而无其遇也。钱塘袁翔甫先生为简斋太史文孙，挟其家学，游寓于海上者二十余年，目击夫靡丽纷华于斯为极，故凡于人心之儇薄、风尚之淫奢，无不托诸歌咏，而闵世伤时之感时流露于其间，俾阅者得所惩劝。付削单行，虽为世赏者久，而要其出游之志，则固未之嫌也。岁癸未，唐景星观察有泰西之役，先生佐之，遍历各国，遂得纵目游观、恣情采问；而于山川、习俗、状物、人情，与夫一切琐屑，凡所目见而耳闻者，揭其事实，系以篇章，集为五卷，归以示予。予阅而爱之，而尤不敢秘也，亟以单行之《海上吟》汇付石印，而总题之曰《谈瀛录》，供诸同好。庶使隅守一乡者一览了然，不啻亲历其境焉。至集中笔墨之奇，吐属之隽，考事之详，

袁祖志为
袁枚之孙

目见耳闻
写就成集

绘情之显，所谓约而明、简而当者，则各卷诸君子已有弁言，固无俟予之赘矣。观此书，窃幸先生数十年之隐衷至此而少释，而又羨观察之有以成其志也。

香山徐润雨之拜序